

佳作



蕨路

作品

得獎者

李家棟

李家棟，一九八四年生，綠島人，畢業於彰化師大英語系、台東大學台語教師碩士班，現任教於台東縣立寶桑國中。親近文字，喜歡寫東西，每天都試探不同的文學形式來罵吳宗家、洪崇德。

得獎感言

最親近的人，往往能彼此製造最細微的傷口，在重複的日子裡復發又癒合，期待下一次的割裂。這樣的羈絆，充滿拉扯卻不會斷裂。感謝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，感謝評審老師，願意閱讀這樣一篇細碎的絮語。

蕨路

梅雨季裡，庭院傳來嘩啦啦的澆水聲。母親又在澆水。

庭院偏右的三分之二都被鐵皮屋頂蓋住，當做車庫，剩下左邊三分之一用做採光。父親在右邊，也就是屋頂下架起了蘭花架，左邊則留給需要陽光的植物。家裡植物紛雜，有陽光的那邊，有一株玉蘭樹，被養在一個水泥四方盆裡，自我小學起就養著，是家中最老的一棵樹。玉蘭花每年清淡地開上幾朵，受限於從未換盆的緣故，玉蘭樹從未長得更大；母親按時修剪它，也迫使它必須安於現狀。其實養花需要每年定期換盆修根的，但既然這株玉蘭養不死，也就無所謂該如何種了。

母親一直是極有主見的人，在照護這個家裡的每一樣事物上，盡皆展現她的強勢及執拗。例如她堅持每天替滿院子的花花草草澆水，選擇忽視我查閱網路資料後，告訴她盆土應該有乾有濕，才利於植物根系的發展。我們為此爭論過不下數回，最終總以我失敗告終，母親依然堅持她固有的澆水習慣，每天替植物澆水，即便是雨天亦然。我很確定這種過多的灌溉是不正常的，看著父親的蝴蝶蘭一株一株地接連消失，母親沒有絲毫察覺到異狀，只有我敏感地知道了。

網頁上寫：蝴蝶蘭原生的環境在樹皮之上，根系裸露在清涼潮濕的空氣之中，人們把它種在塞滿水苔的盆子裡頭，根系被水苔所包裹。所以一般人養死蝴蝶蘭，都是因為以為蝴蝶蘭喜濕就拚命澆

水，事實上，應該是一次澆透之後，到水苔乾掉之前，都不可再澆，宜大乾大濕。我把這資料JNTB給母親看過，她絲毫無動於衷，不以爲然。我這樣年輕的孩子，哪裡懂得什麼東西？哪裡知道什麼是好的？蘭花就是要潮濕，否則會乾死的。

●
母親極愛我，我是知道的。

當兵懇親的時候，她帶了我可愛的烤鴨來看我，結束後牽著我的手一起走出營區，讓輔導長見了大吃一驚——那是我們母子間少數溫情的時刻，大多數的時候，我們都是劍拔弩張的。我總是下意識地對母親感到不耐煩，可能因爲她事無鉅細的噓寒問暖讓我倍感壓力，總在剛掛完電話後旋即又打來叮嚀她忘記說的事情，而那些事，又通常是不重要的小事。有一次，在她掛完電話後，我又接了兩通電話，不斷響起的電話鈴聲就像不間斷的澆水聲，在她囉唆完我應該去拿某個我根本不吃的小東西起來吃以後，我終於發怒掛掉她的電話。

母親經常抱怨我很冷漠，跟她不親近，又說我對她極沒耐心，講沒三句話就不耐煩。我向父親控訴過，沒有人這樣打電話騷擾別人的。母親就是非要當下講，而且是想起什麼就一定要講，哪怕爲此再撥一通電話也在所不惜，我很厭倦這種零碎的折磨及騷擾，但是母親堅稱她在表達關心，然後我不領情簡直就是忘恩負義。我常覺得，母親的關懷像過多的雨水，淅淅瀝瀝令人窒息。我遺傳到她強勢又直接的個性，總在覺得不耐煩的時候直接跟她吵起架來。

我不是沒有試圖親近母親。只是每次講不到三句話，她就企圖搬出大道理來教訓我。在她眼裡，我總是衝動易怒又偏激的年輕人，她聽不出我只想抱怨，沒打算談道理，我們母子間，永遠存在認知的落差。後來我發現真的無法同她談心，只因爲她總是企圖矯正我的人生觀，遂漸漸不想跟她多談什麼了，她總是聽不進去，就像我企圖說服她應該降低澆水頻率一樣。

我這樣年輕的孩子，哪裡懂得什麼東西？哪裡知道什麼是好的？

父親喜歡蘭花，我則喜歡玫瑰。我曾經很認真地養過一陣子玫瑰，去花市蒐集各種品種、花色、大小、花形的所有玫瑰。買來的玫瑰擠滿了庭院裡有陽光的那一小塊空地，和父親的蘭花架遙遙相對。玫瑰花嬌弱無比，是最需要細心呵護的花，三天沒照料，立刻任性地把葉子掉光光。

我認真地在網路所有論壇爬文，將所有關於玫瑰花的資訊給讀過，爛熟於胸。玫瑰生長旺盛，喜歡陽光，只要有葉片，便可以強勢地進行光合作用，製造養分開花。但玫瑰也極容易染病，開花過程需要消耗巨量的養分，而花瓣愈多愈華麗的品種，更是如此，就像母體產後易虛弱一般；玫瑰的每個腋芽都會發展成開花芽，所以玫瑰簡直是拿命在綻放的。

我按時替玫瑰摘除花苞，儲備養分，也定時施肥，更買來昂貴的栽培介質，親手調配盆土——泥碳土、蛭石、珍珠石、赤玉土，按一定比例調好。泥碳土保濕，蛭石、珍珠石疏通介質，使其鬆軟通風，並提供微量元素，赤玉土增加介質密度及重量，同時一定程度增加孔隙。我每晚戴著頭燈在庭院

裡忙著察看每一株玫瑰，自下班後一直忙到深夜；忙著替長大的玫瑰換盆，忙著揸上藥桶給葉子打藥，也忙著仔細翻閱每一片葉子，企圖找出病徵並提早預防。

對此，母親跟鄰居說，那個孩子被花迷住了。

鄰居笑著回，對啊，怎麼還不趕緊找個老婆結婚生小孩才是。

最後我終究沒有把玫瑰給養起來。玫瑰死亡的過程緩慢而無聲息，一開始是葉子變黃開始大量落葉，接著長不出新的葉子來，然後變成一株株的綠色枝狀珊瑚，把庭院妝點成一片死寂的海洋。我把玫瑰脫盆拉出來，土裡面的根幾乎都爛光了，輕輕鬆鬆就把整個植株拉出來。死因可以想像，盆土濕潤無比，拉出玫瑰時，幾乎還會滴水。我心中雪亮。

我怒不可遏地跑去指責母親，因為過分的澆水，最終謀殺了我的玫瑰。

母親則辯稱自己不知情，她也不過就是按著日常的習慣，一體均霑地照護那些滿院子的生靈而已。是啊，那是母親再普通也不過的日常罷了，一如她養育我這些年來一般，一切無非日常。想起當初本來計畫出國讀研究所，卻被母親強勢要求就近報考附近的學校——這些年來，人生順遂平安，大學到出社會，既是躲在父母的羽翼庇護之下，也是藏在父母的陰影之下。我知道那不全是父母的錯，我膽怯於離開父母製造的舒適圈也至關緊要。

後來我拖拖拉拉一路不想報考國內的研究所，在報名截止前，母親打了一通電話來跟我攤牌，問

我到底有沒有要考。我想了想，說沒有。

「垃圾！」然後母親掛了我電話。

後來我就去報名了，也考上了，但至此心中常懷有難解的怨氣，在論文難產時更怒怨沸騰難解，覺得一切過錯無非是當初那通電話；不想寫論文的時候，就去指責母親逼我考我不想讀的研究所，扼殺我的理想——當時她也是滿臉委屈地告訴我她根本不知道我有出國的打算，一如現在她宣稱自己不知道玫瑰不能天天澆水一般，滿院子的花花草草還不是都給她天天澆，不也沒事？我痛斥母親明明什麼都知道，卻一意孤行，按著自己的想法行事，從來沒站在別人立場考慮過。

「我也是爲了你好。難道我會害你嗎？」母親這樣辯解。

我怨憤難平，抱著死去的玫瑰，連著把研究所的舊帳一併揭出來。我明明說過我想去英國讀書，她總是認爲我好高騖遠，能在國內拿學位幹嘛去國外，還要留職停薪浪費錢，平白虧了兩年的薪資不說，更要倒貼一年一百多萬的學費、生活費進去。現在她卻撇得一乾二淨，我明明傳過資料告訴她，盆栽植物，澆水宜有乾有濕，盆土不宜鎮日潮濕，過多的澆水，就是很多人植物永遠養不好的問題所在——她明明都聽過、看過、讀過，卻依然故我地選擇忽視。

那天之後，我們沒有再說話長達一年；那年過年，我直接安排與朋友在英國過年，選擇在家裡的年夜飯缺席。期間不是沒有想過要拉下臉來和好，只是想起母親的那聲「垃圾」，硬生生干擾過我的人生軌跡後，又說自己不知情，我實在很難放下這件事，想起自己，想起玫瑰的殘枝，總覺得氣憤難

墳。父親不是沒有試圖調和過我們母子的裂痕，只是我們母子連脾氣都相似，沒有人肯先原諒對方。

直到母親因為膽囊發炎住院，我才去醫院探望她。在此之前，母親因為膽囊發炎痛了三天，在家裡虛弱躺臥的情態，皆被我狠心地選擇忽視，可能只是個頭痛腦熱之類的小病，只覺得她又在小題大作。當我踏進病房時，母親望著我，我也望著母親，想開口說些什麼，又不知道該說什麼，我上前握住她的手，低頭擦拭眼淚，顫聲問——

「你還好嗎？」

「我沒事了。」母親回答我。

後來我開始養蕨類。一開始是漂亮細長的波士頓腎蕨，波士頓腎蕨容易照顧，水就算澆太多也不會死；再愛屋及烏，養了波士頓腎蕨突變的蕾絲蕨，把花市買來的各種蕨類給脫盆，用水草包住根部，纏成一顆漂亮的苔球，放在蘭花架的空位上。父親的蘭花架如今只剩下一種怎麼澆水也不會死的嘉德利雅蘭，一株又一株分生繁殖，每年定時開出桃紅濃香的大花，原本滿滿的蝴蝶蘭早就不見蹤影。我原本種玫瑰的地方，那株玉蘭花還在原地，它身旁的盆栽來來去去，換過好幾輪，如今是一株紅心芭樂還有一些羅漢松——都是不怕澆水的。

然後我又迷上進階的鹿角蕨，先從普通的市場鹿開始養起，愈買愈多品種。市場鹿極好照顧，天天澆水也照樣努力生長，但是其他品種的鹿角蕨有些怕太潮濕，會水傷，所以我叮嚀母親澆水時不要

隨便對我的鹿角蕨噴水。但母親的老毛病又犯了，這是蕨類，蕨類就是要潮濕，她這樣堅稱。所以無視我的抗議，把我的鹿角蕨給澆得太濕，以致於那些鹿角蕨，先是葉面水傷發黑，接著就是乾脆爛根整株報銷。

我大概了解了，這個庭院永遠是母親的管轄範圍，澆死了便罷了吧，已經無須爲這種事情爭吵煩心，這個庭院自有其規則，我只能順服。在她澆死了我的好幾株品種鹿以後，我再也沒有試圖買過其他品種的鹿角蕨，除了偶爾零星購入漂亮的市場鹿，便開始專心地蒐集波士頓腎蕨，把它們綁成苔球，或者買來漂亮的樹皮板，將它們模擬長在樹上的樣子，整株綁在樹皮板上頭欣賞。家裡的庭院充斥著我買來的，澆不死的各種蕨類，連防火巷裡頭也擺滿了葉片細長的波士頓腎蕨。

我站在庭院中央，環視周遭，角落堆積著一些我使用過的花材，最多的是養玫瑰時剩下來的器械及空盆，還有一些死去，尚未清理的鹿角蕨屍體，乾燥一如標本。然後看見最多的，是我放滿大大小小的腎蕨，以及吊在各處的市場鹿，以及孢子飄散自行繁衍的蕨，從各個花盆陰暗的底部竄出。庭院裡只剩下可以承接母親那永不間斷關懷的花草，在日復一日濕淋淋的陰暗處茁壯起來，蕨類探出毛茸茸的蜷曲嫩芽，用夾徑的綠葉，撲天蓋地將庭院妝點得幽暗深邃，幾乎要遮蔽日常進出的路線。每走走過，細長的葉尖就會輕拂過我的褲管。我望著生氣勃勃的奇異庭院，看著夾道的各色蕨類，有吊著的，有自行亂長的，將外出的小徑變成一條蕨路。

濕潤的冬天裡雨水儼然過多，我終於放棄抵抗母親無盡的澆水，將自己馴養成一株永遠澆不死的蕨。

以愛之名

蔡逸君

以愛之名，親情之間不斷的折衝妥協。大母親，小丈夫，自大又自卑的兒子，藉著三人照養不同植物的習性和方式差異，呼應了他們彼此照養對方的衝突和不解。忍讓，退縮，講理，霸道，溫情，愛之適足以害之嗎？對他人的好，真的是對他好嗎？〈藏路〉暗示著親人之間愛的困難，愛的距離，愛有陽光也有陰暗。雖然終究找到了可以在這種環境裡存活下來的植物，但那樣的共同屋簷下，覆蓋著一層抹不去的濕冷，通往絕境。